

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鋒劍春秋 第五十二回 海潮二劫鎖仙牢 孫臏故失先天袋

卻說南極老祖，回頭見是東華帝君跨禽而來，停住雲頭笑道：「東華帝君，你這若大年紀，才學做賊又不到手。還不知羞恥，速速回去躲在秦營中罷，又來趕我做什麼。」東華帝君怒道：「慳懶的南極子，你手拿著你的叫化袋，往哪裡去募化？」南極老祖笑道：「今天又叫化你家一位真人，帶伊回去鎖仙牢坐牢。」東華帝君聽罷大怒，手中舉起金如意，照南極子打來，南極老祖忙用金鉤架過，心中想道：「我隻手難敵你雙臂，怎會取人便宜呢。」往下一望，看見眾仙真在地下，不免將手一鬆，早把先天袋拋在塵埃。那王禪、王敖、東方朔、西方朔看見半空中擲下先天袋下來，就如掌教與東華帝君動手。不欺怠慢，王禪上前搶起先天袋，又有眾位仙真，一齊催動腳力，騰空而起，齊聲大叫道：「東華帝君休走。」帝君正與南極子大戰，見眾仙一齊圍將上來，不敢戀戰，急忙提轉仙禽，往下敗走。南極老祖率眾仙，也不追趕，一齊落下雲頭，回轉文華大殿而來。此時已交五更，南極老祖說道：「王禪你快取先天袋來，裡面裝著一個人呢，若再遲些不放，只怕化為膿血。貧道一時把他裝進城，倘若日後見面，就說我到底有傷同道之情，且憐他數十年的修行罷。」王禪聞言，就提過先天袋來，即交與南極老祖，念動真言，忙把袋口放開一抖，就把紫竹真人摔在塵埃。只見他縮成一團，不醒人事。即向泥上貼了靈符，送入鎖仙牢中，按下不提。且說東華帝君，戰不過南極老祖與眾位真人，駕起飛禽，竟往秦營而來。此時天色已將明亮，海潮老祖與眾位仙人等，正在蘆棚候信。只見東華帝君落將下來，一齊忙立起身接著。海潮老祖便問劫牢的事體如何，東華帝君即便將臨淄城中有了準備之事，一一說了。海潮老祖聞到紫竹真人被南極子用先天袋捉去，一時說不出的心中大怒，道：「我二十四洞的門徒，死了兩個，拿去十五個，實情可惱。待我再去劫牢，救了眾門徒出來，再與南極子理論。」五老齊道：「彼處人多，若要去鎖仙牢，我等須要定個計策方可。」海潮老祖說道：「貧道自育調遣。」便叫一聲：「拔山真人，你今晚三更時分假裝我的儀容，到臨淄東門之外，單教南極老祖出來，假作對陣，與他戀戰，待等我暗進臨淄，偷取先天袋。只聽雷聲為號，即速回營，保護秦王的大隊，以防齊人衝踏，不可遲誤。」復又叫：「翻江真人攻南門，革面真人攻打北門。俱要裝成我的形容，與他戀戰，必須攔阻齊營的眾仙，不許他們回去，便宜行事。」四位真人齊領命，便又叫五老道：「敢煩五位帝君照應蘆棚及秦皇的大營，以防不測。」一一吩咐已畢，大眾便靜坐蘆棚之中，只等三更時候，暗暗行事了。暫且按下不提。

且講南極老祖與眾仙真等，把紫竹真人送入鎖仙牢中，孫臏便將避火罩雙手送與南極老祖，說道：「弟子全仗祖師的法寶，保住了白虎殿，使先母的靈柩得免回祿之災，此恩沒世難忘。」說罷朝上叩了三個頭，站在一旁。南極老祖開言說道：「昨夜東華帝君想來劫牢，要在白虎殿上放火，兩計不成，反倒失了紫竹真人，他們豈能甘心，必然又有計較。我想你且算一算，海潮聖人等又將作什麼把戲。」孫臏聞言連忙掐指一算，就知他們的來意。便對南極老祖說道：「祖師得知，海潮聖人又定下計了，今夜三更，叫他幾個門徒，裝扮他的模樣，在四門上誘戰，使我等離開地頭，他親自來偷先天袋，並劫鎖仙牢。」南極老祖對眾仙真道：「他又來劫鎖仙牢了，我們怎樣調停對敵才好？」眾仙齊道：「老祖有神鬼不測之機，移天換日之術，貧道等焉能料得出老祖的意度之計。」南極老祖道：「海潮聖人不知我等都曉陰陽，拿這個玩意兒來混我。他必然知我等分了大勢，臨期定有奇計，不可不料。你等不妨想想，自古一人計短，二人計長，大家一齊計議計議。」

東方朔道：「依貧道拙見，海潮老祖不來還可，他若來時，給他一個厲害，將計就計，使他魂夢皆散方妙。」南極老祖說道：「依你便怎樣？」東方朔道：「海潮老祖這個用計，不過怕我們人多，分開眾人。我們也遣四個假老祖與四個假孫廣文的模樣，就去四門臨敵。老祖守住鎖仙牢，眾仙埋伏左右，等他放火燒鎖仙牢之時，發雷為號，將他圍住。雖然不能治他，叫他出身不得。等他出身大汗，勞勞他的精神，不知此計如何？」南極老祖說道：「此計甚妙，若是其中有變動，臨時諒也不妨。」便一舉手道：「就煩東方朔老祖你的仙駕，今晚三更假裝出家人的模樣，鎮守東門，敵住來人，千祈不可走漏消息。」又叫：「蓮花仙扮做孫廣文的模樣，在東門隱住，等假海潮與東方朔老祖動手之時，但聞信雷為號，方可頭露身形，截戰來人，須要把假海潮擒住，方算你們的奇功。」他二人領命去了，又叫：「西方朔鎮守西門，也要假扮成出家人模樣，截住來人。」西方朔連連應諾。又對金眼毛遂道：「真人你也領出家人的令去西門，假裝孫廣文，好幫西方朔老祖擒拿假海潮聖人。」

金眼毛遂聞言，立將起來道：「掌教你差別人罷，我是不扮他的，就扮他也不利市。會記起前者我扮他的模樣，去打五雷陣，把他三個老門徒送了性命，險些自己也難保性命。我是不扮他，煩你另請別人罷。」南極老祖笑道：「真人我這用人多，別人的執事用得狠，你不過假扮孫廣文走走就算了，縱然交鋒，也就不甚厲害。」金眼毛遂笑道：「孫三哥我是不扮他的了，我與西方老朔換換罷，他扮孫三哥待我扮掌教，你道如何？」南極笑道：「真人，你且變變，待我們看了相像不相像。」王敖笑道：「矮根子扮像得很好，你不記得他在七國時，因黃伯陽擺下陰魂陣，把廣文困在陣中，他那時曾扮過掌教老祖的聖容誑丹呢，我一時也被他瞞過了。」金眼毛遂聞言，打跌笑道：「我一輩子俱被你罵夠了，那一回也算沾盡了光，你睜著雙眼只認不得我，只顧朝著我三叩八拜呢。」王禪笑道：「賊根子，你當眾嘲笑我，你若不當眾變一變，我不打斷你的賊根子，也不算好漢。」金眼毛遂說道：「變變何難。」便叫承奉官，快取幾根荊條來。拿在手中，吹了一口仙氣，叫了一聲，即時就變了一把金如意鉤，龍頭拐杖的樣兒。又取荊條變個圈子，插在袍領裡頭。王敖笑道：「你們看，他把個圈兒套在頸上，身子又短，毛頭毛面的，到不像個猴兒麼。你有本事，要他做什麼東西？」毛遂道：「寡嘴，你莫管我。」只見他口中唸唸有詞。他忙將真言念罷，又伸手便把臉上一抹，霎時間變換了形容。原來金眼毛遂用圈子套在頸上，是變壽星的頭兒。真個仙家妙用，怎見得，有詩為證：

水襪紅鞋足下登，
仙袍八卦起長雲，
世人難解其中奧，
假是真兮假莫分。

話說南極老祖與眾仙，一見大笑，說道：「變得好，變得好，難怪鬼谷子上了你的當。如此就煩真人，今晚三更向西門而去，可以擋住敵人。只是不可現了真相，至緊至緊。」又叫白猿：「扮作出家人模樣，在南門外迎敵。南門就少個孫臏，不用再扮。」又喚降龍仙，變南極老祖模樣，在北門行事。伏虎真人變作孫廣文，去幫助降龍真人抵擋敵人。眾仙一一領命，又喚文昌仙、皓髮仙、綠眉仙、榮鈞四位散仙，在鎖仙牢四面埋伏，各帶紙人一個，只聽信雷一響為號，一齊殺出，圍住海潮老祖，只第二個信雷聲，如此如此，即回文華大殿會齊。誠恐有變，不可有誤。又命長眉仙、大頭仙、長笑仙、袒腹仙四位仙真去接應文昌仙等：「你四位俱帶紙人一個，但聽第三個信雷聲，擺下紙人與他，你四人即回文華大殿，另有調遣。」又有王禪、王敖：「你二人看守鎖仙牢，就將避火罩罩住鎖仙牢，以防他放起火來。等海潮老祖前來，揭符開鎖之後，一齊動手。他若奔走時，不必追趕。小心在意，係你二人之事。」二人連聲答應，領旨去了。又叫孫臏：「在文華殿看守先天袋，必須如此變化，使他下手，不許走漏風聲為妙。」調遣已畢，俱各默默無言，直等一交三更時分，各去行事。正是：

就地挖坑等虎豹，
滿天撒網打蛟龍。

話說海潮老祖，等至三更時分，辭別五老並秦始皇君臣，帶領眾位真人，下了蘆棚，出離大隊，至營門首暫住，對各位真人道：「賢徒們，我今先去臨淄，去偷先天袋。你四人各各攻城，不拘那一門，將南極老祖和孫臏誘出，截住戀戰，休得放他進去，我便於中取事。只聽信雷響聲，便是出家人來了，得手了。你等不可戀戰，速回保住大隊，不可遲誤。」說罷，他就跨狐，腳一縱

頓，就地金光，起在空中，望臨淄而來。暫且按下。

且說四位真人，領了海潮吩咐，各往四門上攻打。四門上瞭望的齊兵，只見秦營中一派火光，不多一時，海潮聖人單身跨犼，正在城下叫戰。齊兵知他的法術利害，都各路齊去稟報。正在急走之間，抬頭就遇見南極老祖，旗牌連忙跪下道：「今有海潮聖人在外邀戰，有請祖師法令定奪。」只見這位老祖點點頭兒，吩咐快與我出家人放炮，舉火開城。旗牌聞言，心中暗道：「果然未卜先知的大羅神仙，我這裡還未到半路，他那裡就來了。」急忙搶上前去，叫伙伴舉火放炮，俱各戎裝掛甲，搖旗吶喊，點得火把照耀通紅，照得城下如同白日一般。假海潮聖人與假南極老祖見面，彼此都不知真假，各懷著鬼胎，兩下交戰起來，彼此都盼望著雷響，四門上俱是一樣，正是：

真真假假不分明，
兩下懷疑各自驚。
是真是假俱一體，
真真假假便裝神。

卻說海潮聖人，一縱金光，來至臨淄城。聽一聽城外的炮響連天，知道是齊人中計，出城迎敵，心中大喜。即將身落將下來，隱住仙體。暗暗往文華殿而來。只見殿上軍士們俱各盹睡，殿裡邊鳥鵲無聲。兩旁排立著十數張金交椅，燈火輝煌，香煙繚繞。老祖心中疑慮，思想道：「必定他們俱要出城迎敵去了，但不知先天袋放任何處？等我上去看看。」隱住身形，悄悄的上殿。四下一看，只見偏殿中另有燈光。急忙舉步上前，從門外看進去，只見兩位道者對坐閒談，中間放著一張桌子，上放著先天袋，心中想道：「我何不先取了此寶，再去鎖仙牢搭救眾家門徒，豈不是好。」一潛身，往裡面就走，將近門前，復停住，暗想：「南極子叫他看守此室，焉能善便給人偷去。且等個空兒下手才穩。」便立在暗處，目不轉眼的望著孫臏。忽見他兩淚交流，對著那位仙長道：「我燕人只為父母之仇，一時拐打王翳，惹得無當老祖下山，可憐八十四萬燕兵，死於雷霄之下。只救得吾一家四口。指望臨淄母子聚首數年，誰料秦皇又起兵伐齊，在五雷陣裡遭困，老母死亦不能送終。算起來，我貧道吃的苦真不少了。如今又有五老與海潮，亦不知幾時能夠回山呢。」說著大哭起來。那位道者勸了一回，便起身往後邊去了。只剩孫臏，無精打采的在椅上坐了一回，便在椅子上磕睡起來。

海潮一見，暗喜道：「此時再不下手，更待何時。」忙忙三步當作二步，搶上前去，拿了先天袋。又見桌子旁邊，放著一雙沉香拐，忙拿在手中。回頭又看看孫臏，還在夢中。即忙出偏殿，又將先天袋掛在拐上，飛奔鎖仙牢而去。只見牢上用避火罩罩著，便一伸手想去收避火罩，忽聽得背後一聲大喝：「快拿劫牢的人。」海潮聖人倒吃一驚，忙扭回頭一看。認得是王禪、王敖二人。海潮忙將先天袋藏起，把雙拐插在腰間，仗劍回身說道：「王禪兄弟休得撒野，你老祖來到鎖仙牢來了，你把我怎樣。快快與我揭去符錄，萬事皆休，少若遲延，拿你去秦營中治罪。」王禪兄弟一齊答道：「無當你休發狂言，等我兄弟拿住你，也送進鎖仙牢裡坐坐。」不出分說，齊用兵器，來奔海潮。海潮大怒，忙仗劍相迎，三人在鎖仙牢旁邊大戰起來。有十餘個回合，猛然間一聲牛叫，只見孫臏跨著青牛，手中仗若蛾眉劍大喝道：「你偷了我的先天袋，又盜我沉香拐，還不逃走，竟敢在這裡劫牢，你想走哪裡去？」便舞劍前來助戰。海潮聖人心中暗想：「我於今雖劫不了鎖仙牢，也得他兩件寶貝，倘若被他們困住，到難走脫。不如三十六著走為上。」便一蹬兩足，縱金光起在空中。忽聽得一聲雷響，倒吃了一驚，抬頭一看，只見南極老祖坐著白鶴，手仗金鉤，在頭頂飛來。海潮聖人說聲不好了，那老頭兒竟立在上面。只聽得一聲雷聲響亮，四方上來了四位散仙，各仗兵器齊叫「休要放走偷寶的賊。」海潮聖人心中大驚，連忙招架各家兵器。